

郑州地理 祝融故里行
✦ 郭同勤

文化漫笔

李季：小镇走出来的诗人

✦ 李青

戊戌年立夏之日，乘兴进登封市阳城工业区北烟庄村游览。在其老街一处清康熙年间建造的火神古庙大殿里，见一群善男信女正在为供奉的“火德真君”神像净手、上香、顶礼膜拜。这里的人们说，正在祭拜的这尊火神，就是重黎祝融真君。上古经典《国语》记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就是说，夏部族能够在嵩山一带繁衍兴旺，根源于火神祝融的降临。何为夏？字典解释：夏即大，夏为火。人们把一年四季最炎热的季节称为夏天，就表明了“夏”代表“火”。

在桐柏山余脉西麓的浅山丘陵地，有一个小镇名叫祁仪。它历史悠久却不见经传，许是民风过于淳朴敦厚，这里走出去的两位当代文化名人冯友兰和李季，也没能让世界知道它。阳春三月，走进祁仪小镇，不由感慨不已，这未免远落后的小镇居然走出了文学和哲学的两位大家。听镇里的老人说，虽然远离城市，但是自古此地的百姓就崇尚读书，家家户户有点钱就供孩子上学堂。翻阅镇志，上面详细记载：明清年间，祁仪镇和附近的村庄就有了书院和多家私塾。清·宣统元年，祁仪镇创建了第一所小学。到了1920年，附近的村里也有了小学。李季离开家前，就在镇南三里多地的南李庄的“多福小学”教了半年书。

漫步在小镇最繁华的街上，时光好像在倒流，恍惚行走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坐落在桐柏山脚下的祁仪古镇却浑然不觉，悠然自得。一路感叹唏嘘地向前走，在祁仪小学附近找到李季的故居。当年，李季的父亲李克明从几里外的小李庄搬到镇里，用卖农具的160串铜钱为本，在这里开了个小杂货铺，以卖草绳、碗筷、酱油油盐等日用品为业，字号“德顺昌”。镇上的大人小孩却都习惯叫它“李家小铺”。

东汉宋忠《世本居篇》曰：“夏禹都阳城。”据中国考古界发掘发现，夏禹所都阳城，就在烟庄村西北的颍河对岸王城岗上，两地相距直线距离不足三华里。王城岗上的大城是夏禹所建都城，相邻的小城为其父颡所居之所。夏禹的前辈、祝融重黎直属后裔亲眷在邻旁烟庄居住，也就不难理解了。

千百年来，烟庄村以“烟火”造福人间而闻名。相传上古帝尧之师许由隐居箕山期间，他和家人就曾多次从数里之外的箕山下来祝融所居的烟庄村讨火做饭取暖。有一次从烟庄讨火返回西行时，因洪水突发将车子隔在了沟西的人家。故此，沟西人家的村落就叫作隔子沟村了。这也是传至今今天的隔子沟村名的来历。

烟庄村与隔子沟之间有座小山峰叫焦山头，其山石全都是火红的颜色。传说这是居烟庄的后世祝融，在协助大禹治水时，和蛟河里的作恶蛟龙大战时，放火把山石“烧焦”而变成红色的。

后人为纪念后世祝融助战“夏禹锁蛟龙”的功绩，就在烟庄村的焦山头上建造了一座“焦山寺”。8年前，国家在途经焦山头修建永登铁路时，施工队在焦山寺遗址下面挖出了一条地道和许多寺藏宝物。而那条地道，据说一直向南通向箕山，因地道内部塌陷，深不可测。

据考古发现，围绕烟庄村方圆十里之内，秦汉以来与火有关的炼铜、冶铁、制陶造瓷遗址和窑洞的窑厂比比皆是。著名的中岳庙里的宋代四个大铁人，就是在这些冶铁遗址里铸造而成的。人们说，这都是祝融重黎这尊“火德真君”庇护的结果。

自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烟庄村的原野上先后建起了登封火电厂、水泥厂、铝加工厂等中小型企业，昼夜喷发的烟火，连续20多年扛起了全县过半的财政收入。

如今，历史已经进入新的时代，祝融故里的乡亲们也不甘落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了他们新的追求。他们正在围绕“火德真君”酝酿新蓝图，要在火红的祝融文化里绘制出绿色文明的新篇章。

“李家小铺”店主为人谦和，童叟无欺，众人给李克明送了个绰号“李仁义”。今天，小杂货铺变成了小饭铺，李季的侄子迎出来，领我们走进饭铺后面的小院，在这里意外惊喜地看到，李季父母当年居住的百年老屋居然没有拆掉，它静坐一隅，默默地向我们述说着曾经的岁月。

李季原名李振鹏，少时命运多舛。出生不久就闹病，怎么也治不好，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差点没了命。好不容易逃过这一劫，八岁上小学那年母亲又暴病去世，他成了个没娘的苦孩子。儿时的李季除了在课堂上读书，剩余的时间大都沉迷在镇里的小书摊上、人声鼎沸的说书馆里，还有他痴迷的曲子戏。为了抗日打鬼子，李季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从桐柏山下一路西行，越过炮火连天的中原大地，穿过横亘千余公里的秦岭，1938年7月底，他只身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不久，他在洛川的“抗大一分校”给家里写信说：“我很快要从长治通过临汾渡黄河到敌后去了。”信上还嘱咐曾经跟他一起走的侄子李寅棠：“你年龄还小，要好好学习，以后读书救国。”在给家里的另一封信中，他对家人说：“我真的很想你，我忘不了小庄那棵弯腰的小枣树，我娘

墙报《救中国》，每周一期。1938年夏，李季请求黄子瑞帮助他去延安。离家前的那几日，李季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半夜起来直坐到天亮。“你现在出去，以后会要着饭回来！”父亲吼着年仅15岁的小儿子，坚决不让他走。“以后就是要饭我也永远不回祁仪！”李季第一次违抗父命，说了狠话。父亲不给钱，他就用自己教书时攒下的16块银圆做路费。已经成家立业的大哥李振三看他决意要走，不顾父亲的反对，悄悄给了他14块银圆。大姐赶紧赶起，给他做了两双鞋……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黄子瑞买了两包点心，泡了一壶热茶，李季与老师一直聊到后半宿。为了抗日打鬼子，李季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从桐柏山下一路西行，越过炮火连天的中原大地，穿过横亘千余公里的秦岭，1938年7月底，他只身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不久，他在洛川的“抗大一分校”给家里写信说：“我很快要从长治通过临汾渡黄河到敌后去了。”信上还嘱咐曾经跟他一起走的侄子李寅棠：“你年龄还小，要好好学习，以后读书救国。”在给家里的另一封信中，他对家人说：“我真的很想你，我忘不了小庄那棵弯腰的小枣树，我娘

就埋在那棵树的旁边了。”从小酷爱河南民间艺术的李季，在陕北高原又迷上了当地的民歌信天游。陕北婆姨们那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是当地劳动人民心底流淌出来的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诗，李季听得如痴如醉。在三边工作生活了近6年，他采集了3000余首信天游，写满了30多本自制的马兰纸（延安时期，用当地的马兰草做的纸）小本。1946年，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问世。

李季去世后，鸿雁传书到了北京，原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白毛女》的原创作者贺敬之，听李季的儿子李江树说老友故居尚在，甚为感慨，殷切希望保护好李季的故居，当即挥毫写下“李季故居”四个大字。95岁高龄的贺老期盼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涌现出的一代诗人李季，让后人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就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李季一生创作诗歌近千首，吟唱歌颂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的第一首诗《王贵与李香香》，抒写的是翻身农民的悲与喜，发表的最后一首诗《石油大哥》，唱的是石油工人的豪迈人生。他是人民的诗人，人民不会忘记他。

新书架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长篇小说崛起的一份档案

✦ 廖翔

于1982年开评的“茅盾文学奖”，30多年来已经评选了9届，先后有40多位作家的作品获得殊荣。整体来看，连绵而来的“茅奖”，实际上构成了长篇崛起与繁荣的成果展示与实绩巡礼。《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为文化记者舒晋瑜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及评委访谈实录。王蒙、李国文、宗璞、贾平凹、莫言、毕飞宇、刘震云、苏童等历届获奖者依次登场，畅谈创作经历及心得；历届评委也在访谈中表达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访谈录由采访手记引入，在对话中精心插入导语，提纲挈领地概括受访者的文学思想，让读者在对话中领略获奖作家

的文学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历程及概况。这部书以其现场性兼具史料性、纪实性兼具研究性，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这是“长篇崛起的一份档案”。该书以“茅奖”作家为访谈对象，采用“对话”形式揭示作家的心曲，探悉作品的成因，在对“茅奖”的切近与观察中，突出了作品的角度，彰显了主体的功能。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作者舒晋瑜是一位兼具经验与学养的提问者，她的“茅奖”访谈在各抒己见、众声喧哗中呈现了这部中国最重要文学奖的繁复面相，这部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旁证。



贤士郊野写竹图(国画) 张宽武

百姓记事

刘二姐

✦ 邸士智

单位的院子很大，没人看管，成了公共停车场，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横七竖八，路过的人步都挪不开。后来，几个单位商量了一下，在大门前装了一根挡杆，车就进不来了。挡杆的升降得有人管理，就派了门卫，在大门的过道处用彩钢搭了一间小房子，算是门卫的办公室。

门卫先是一个老头儿，姓郝，我们都叫他郝爷。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女的，两人轮换着看管。女人大了20多岁的年纪，模样很耐看，身材十分匀称，农村女人见了人羞羞腆腆的，一说话，就露出两排洁白的糯米牙。

有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加班，听得走廊里有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是刘二姐，她在打扫楼道卫生。为了看清地面，她拖把绑着个手电筒，为了不寂寞，手机里播放着歌曲。看到她很意外，问我怎么晚上也干活。我请她进办公室，她犹豫了一下进来了，我给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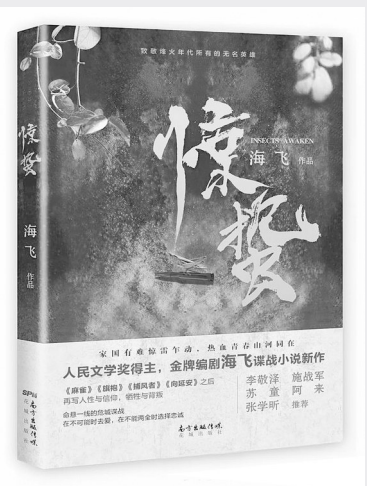
倒水泡茶，她很感动，言语间的意思，她是一个打工的，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竟能这样对待她，让她有些意想不到的。以后，我周三三三两两地加过班，每次加班都能碰到刘二姐，她进来过几次，喝完茶就走，说不能打扰我，还得打扫三楼四楼。

就在前几日，我中途出去办事，路过门卫岗，刘二姐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我进去一下，原来她回了趟家，给男人做了两顿饭，蒸了一锅馍，顺便烙了几块山药饼子，进城时带了两块，问我爱不爱吃。自从参加工作后，长期在单位吃饭，定时定量，其余时间基本不吃东

西。刘二姐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乡里人做的，城里人咋能看得上。我赶紧说，刘二姐的手艺肯定好，说着卷了一块。刘二姐很细心，把辣子和蒜都抹好了，可能刚烙好就拿来了，还有微微的热量。刘二姐说，大儿子岁数大了，得找媳妇了，她有些发愁。我插话，你这么贤惠，手艺这么好，姑娘们还不抢着认你这个婆婆。她说，姑娘们看的是小伙子，又不看婆婆，说着，就甜甜地笑了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上街闲逛，走到县政府礼堂那儿，突然有一个电动车停在了旁边，那人摘掉帽子，取下口罩，我才认出是刘二姐。她问我到哪里去，我随口说去广场。她说她也去广场，正好顺路，可以乘她的电动车。说着就下了车，示意让我驾驶，她坐在后面。我说不坐了，走着也方便。刘二姐把我拉到车前说，甭客气，走吧。很快到了广场，刘二姐说，你忙去吧，我回家了。我这才明白她是专程过来送我的，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才好，她却笑笑掉转头就走，露出一口洁白的糯米牙。

连载



拾贰

费正鹏穿着他的中山装，依然经常一个人待在余顺年的书房里。墙上的照片里，有余顺年和庄秋水的合影，他们两个都已经不在世上了。所以，他要像爱护着朋友夫妇一样爱护他们的女儿余小晚。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开始教陈山下另一种棋：围棋。费

正鹏说，我们做特工的和下棋一样的，要不动声色，步步为营。你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善弈者善谋。

陈山进步得特别快。尽管他总是不能赢，但很多时候，他也能吃掉费正鹏的一大片子。费正鹏就得意地告诉他，其实秘诀就两个字，诱杀。

那天他们一直到黄昏才下完棋。收起棋子，清点目数，数到一半的时候费正鹏突然把手里的棋子胡乱地撒在了棋盘上，然后他正色地说，咱们下棋谁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余小晚好一点。

陈山认真地看着费正鹏说，我对她不好吗？

美国生活。他的脸看上去已经浮起了酒色，话也明显地多了起来。陈山从没见过费正鹏激动的时候，今天他开始挥动着手臂用重庆话骂人。他说狗日的，混蛋，老子有再多的钱也没得用。

陈山一直看着费正鹏。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五十挂零的老男人，心里装了十八道弯弯。每一道弯，都是山高水长。陈山那天的时候费正鹏突然把手里的棋子胡乱地撒在了棋盘上，然后他正色地说，咱们下棋谁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余小晚好一点。

陈山说，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就是死不了。

吃晚饭的时候，费正鹏开了一瓶他带来的红酒，他和陈山还有余小晚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费正鹏劝他们离开重庆，去

潮走得大近，并且告诉余小晚，有很多事是没得后悔药可以吃的，所以这辈子当不当官不重要，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好好过日子。他继续延伸开来讲到，正国这个人很好，不要和周海潮走得太近。

余小晚笑了，说费叔叔你管得太宽了，你负责喝好你的酒就行了。

费正鹏凄凉而无奈地笑了一下，他突然想起了庄秋水。庄秋水二十多岁的笑脸浮了起来，这让费正鹏的眼角有些湿润。所以他说，你娘要是还在的话……

我爹在那就更好了。中意肖正国的不是我娘，是我爹。余小晚说，是他死活把我拉在一块的。

费正鹏明显有些愤怒了，他的嗓门提高了许多，但仍然将声音压抑着说，肖正国有什么不好？